

东周列国志

第二函
十二册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六

白下蔡昇元族甫評點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

勇力之人多難用爲其不知義禮則桀鶩而難馴也伍子胥在一孝字上看重專諸最是識力高處可見有學問人結交斷不苟且

公子光立心篡弑本非好事專諸却在親賢下士上斷其必有所成識力正自不弱

姬光意在圖篡故思收羅才俊以爲羽翼君之用賢非己之利其說王僚以遠于胥固宜但王僚旣知伍員之賢欲用之矣却

以子光之言而疎棄之使光得收以爲輔竟由此而遭篡弑之殃豈非見賢而不能舉及信才不篤之過耶

若論專諸在姬光府中行刺可以不必先往太湖學炙魚蓋學治味者以求近王僚而刺之也在姬光府中行刺王僚何曾當着魚味何如耶蓋專諸之意原欲以善味得近圖之示宮中姬光則只以魚炙爲名誘其來府而刺之耳專諸自是專諸主意姬光自是姬光主意二人不會論定故多了一番轉折

周王嫡庶不分羣臣各以其党相擁戴用兵爭立至有二王之號綱紀蕩盡矣猶得後亡幸也

人多而心不齊百事不可做况行兵乎姬光策楚制勝處全存于此

話說漁丈人已渡伍員又與飲食不受其劍伍員去而復回求丈人

祕密其事恐引追兵前至有負盛意

禍患迫身不能不慮也雖怪了

必不至此子胥終是豪傑不是聖賢漁翁仰天嘆曰吾爲德于子子猶見疑倘若追兵

別渡吾何以自明請以一死絕君之疑因有此一節自言訖解纜開

船拔舵放槳倒翻船底溺於江心史臣有詩云

數載逃名隱釣綸

扁舟渡得楚亡臣

絕君後慮甘君死

千古傳名漁丈人

至今武昌東北通淮門外有解劍亭當年子胥解劍贈漁父處也伍

員見漁丈人自溺歎曰我得汝而活汝爲我而死豈不哀哉伍員與

芋勝遂入吳境行至溧陽餓而乞食遇一女子方浣沙于瀨澗水之

上水流沙宮音舉即上日賴今符箕中有飯伍員停足問曰夫人可假一餐乎女子

垂頭應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豈敢售餐於行客哉伍員曰某在

窮途願乞一飯白活夫人行賑恤之德又何嫌乎女子抬頭看見伍

員狀貌魁偉乃曰妾觀君之貌似非常人寧以小嫌坐視窮困此女

勝漂母一頭漂母素知

於是發其簞取葷漿跪而進之王孫此女子以貌得之與勝一餐

而止乞得而不飽乞得而不飽飽家

女子曰君似有遠行何不飽食索性做人情

二人乃再餐盡具器臨行謂女子曰蒙夫人活命之恩恩在肺腑某

實亡命之夫倘遇他人願夫人勿言女子凄然歎曰嗟乎妾侍寡母

三十未嫁貞明自矢何期饋飯乃與男子交言敗義墮節何以爲人

與行乞男子交言自便以爲敗義

子行矣子行矣伍員別去行數步回頭視

之此女子抱一大石自投瀨水中而死

如此輕生

後人有詩贊云

漂水之陽

繫綿之女

惟治母餐

不通男語

矜此旅人

發其筐簞

君腹雖充

吾節已竄

命愈損此孱軀

以存壺知

瀨水不竭

茲人千古

伍員見女子投水感傷不已咬破指頭瀝血書二十字于石上曰

爾浣沙

我行乞

我腹餓

爾身溺

十年之後

必俟十年亦知己爭之難以急濟也

千金報德

伍員懸訖復恐後人看見掬土以掩之過了溧陽復行三百餘里至

一地名吳趨

吳趨地名今蘇州有吳趨坊

見一壯士確頰而深目狀如餓虎聲若

巨雷方與一大漢廝打衆人力勸不止門內有一婦人喚曰專諸不

可其人似有畏懼之狀卽時斂手歸家員深怪之却也問于旁人曰

如此壯士而畏婦人乎

這個時候

還有心情管閒事乎蓋已意在納交矣

旁人告曰此吾鄉

勇士力敵萬人不畏強禦平生好義見人有不平之事卽出死力相

爲適纔門內喚聲乃其母也所喚專諸卽此人姓名素有孝行事母

無違雖當盛怒聞母至卽止

教語

畫出一

員歎曰此真烈士矣次日

整衣相訪專諸出迎叩其來歷員具道姓名并受冤始末專諸曰公

負此大冤何不求見吳王借兵報仇員曰未有引進之人不敢自媒

專諸曰君言是也今日下顧荒居有何見論員曰敬子行孝願與結

交專諸大喜乃告于母即與伍員八拜為交比今人盟兄弟不知如何員長于諸

二歲呼員為兄長員請拜見專諸之母專諸復出其妻子相見殺雞

為黍歡如骨肉遂留員勝二人宿了一夜次早員謂專諸曰某將辭

弟入都覓一機會求事吳王專諸曰吳王好勇而驕不如公子光親

賢下士將來必有所成此語是已知光員曰蒙弟指教某當牢記吳

曰有用弟之處萬勿見拒所以結交當為有用不專諸應諾三人分

別員勝相隨前進來到榜里吳萬郭卑隘朝市粗立舟亭

嚷嚷舉目無親乃藏芋勝于郊外自己已被髮伴狂跣足塗面手執斑

竹簫一管在市巾吹之不知是幾時學吹起的誰往來乞食其簫聞

第一層云

伍子胥

伍子胥

跋涉宋鄭身無依

千辛萬苦

淒復悲

父仇不報

何以爲生

第二疊云

伍子胥

伍子胥

昭關一度變鬚眉

千驚萬恐

淒復悲

兄仇不報

何以生爲

第三疊云

伍子胥

伍子胥

蘆花渡口溧陽溪

千生萬死

及吳陸

吹簫乞食淒復悲

身仇不報

何以生爲

市人無有識者

自曰市人如何能識

時周景王二十五年

吳王僚之七年也再

說吳公子姬光乃

吳王諸樊之子諸樊薨光應嗣位因守父命欲以

次傳位于季札故餘祭夷味以次相及及夷味薨後季札不受國仍

該立諸樊之後爭奈王僚貪得不讓竟自立爲王

雖是王僚不讓公



子光心中不服潛懷殺僚之意其如羣臣皆爲僚黨無與同謀隱忍

于中乃求善相者曰被離舉爲吳市吏囑以諮訪豪傑引爲已輔一

日伍員吹簫過于吳市被離聞簫聲甚哀再一聽之稍辨其音出見

員乃大驚曰吾相人多矣未見有如此之貌也乃揖而進之避于上

坐伍員謙讓不敢被離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出亡外國

子殆是乎員跼踏未對被離又曰吾非禍子者吾見子狀貌非常欲

爲子求富貴地耳只講富貴是個市吏身分是個相者身分伍員乃訴其實早有侍人知

其事報知王僚僚召被離引員人見被離一面使人私報姬光得知

一面使伍員沐浴更衣一同入朝進謁王僚僚奇其貌都在貌上得濟又是相貌

魁偉好處與之語知其賢卽拜爲大夫之職次日員人謝道及父兄之冤

咬呀切齒目中火出王僚壯其氣意復憐之許爲興師復仇姬光素

聞伍員智勇有心收養他聞先謁王僚恐爲僚所親用心中微愠乃

往見王僚曰光聞國之亡臣伍員來奔我國士以爲何如人僚曰賢

而且孝光曰何以見之僚曰勇壯非常與寡人籌策國事無不中窾

是其賢也念父兄之寃未曾須臾忘報乞師于寡人是其孝也光曰

王許以復仇乎僚曰寡人憐其情已許之矣光諫曰萬乘之主不爲

匹夫興師今國_國搆兵已久未見大勝若爲子胥興師是匹夫之恨

重于國恥也勝則彼快其憤不勝則我益其辱必不可_{雖爲要問仍}

{鄭亦木}王僚以爲然遂罷伐{常不足}之議伍員聞光之入諫曰光方有內

志_{謂將作}未可說以外事也_{偏有此}乃辭大夫之職不受光復言子

王僚日子胥以王不肯興師辭職不受有恐望之心不可用之僚遂

竦伍員聽其辭去但賜以陽山之田百畝員與勝遂耕于陽山之野

姬光私往見之饋以米粟布帛問曰子出入_國之境曾遇有才勇

之士畧如子胥者乎員曰某何足道所見有專諸者真勇士也_{高見}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巨

替別人 光曰願因子得交于專先生自曰專諸去此不遠當即召

之明旦可入謁也光曰既是才勇之士某即當造請豈敢召乎此等處却

是嫌光乃與伍員同車共載直造專諸之家今始蘇專諸專諸方在

街坊磨刀爲人屠豕見車馬紛紛方欲走避伍員在車上呼曰愚兄

在此專諸慌忙停刀候伍員下車相見員指公子光曰此國長公

子慕吾弟英雄特來造見弟不可辭專諸曰某闔巷小民有何德能

敢煩大駕遂揖公子光而進葦門蓬戶低頭而入公子光先拜客數

則先拜致生平相慕之意專諸笑拜光奉金帛爲贄專諸固讓伍

員從旁力勸方纔肯受自此專諸遂投于公子光門下光使人日饋

粟肉月給布帛又不時存問其母專諸甚感其意一日問光曰某村

野小民蒙公子豢養之恩無以爲報倘有差遣惟命是從這是他

明却其故矣光乃屏左右遂其欲刺王僚之意專諸曰前王餘誅卒其子

分自當立公子何名而欲害之

頭一層問得好

光備言祖父遺命以次相傳

之故季札既辭宜歸適長適長之後卽光之身也僚安得爲君哉吾

力弱不足以圖大事故欲借助于有力者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

言于王側陳前王之命使其退位何必私備劍士以傷先王之德

層主意又出得好必先有此兩層專諸是賢士不是一味感恩恃勇隨人胡做者此也光曰僚貧而恃力知進

之利不能退讓若與之言反生忌害光與僚勢不兩立專諸奮然曰

公子之言是也但諸有老母在堂未敢以死相許

又有此一層不忘孝字

光曰

吾亦知爾母老子幼然非爾無與圖事者苟成其事君之子母卽吾

子母也自當盡心養育豈敢有負于君哉專諸沉思良久對曰凡事

輕舉無功必圖萬全夫魚在干仞之淵而入漁人之手者以香餌在

也

此語用在此處却似不甚恰切

欲刺王僚必先投王之所好乃能親近其身

此句却說

是不得不知王所好何在光曰好味專諸曰味中何者最甘光曰尤好魚

炙專諸曰某請暫辭公子光曰壯士何往專諸曰某往學治味庶可

近國王耳專諸遂往太湖學炙魚凡三月嘗其炙者皆以爲美然後

復見姬光光乃藏專諸于府中藏在白己府中便與專諸學治無炙主意不合髯翁有詩云

剛直人推伍子胥

也因獻媚進專諸

欲知弑械從何起

三月湖邊學炙魚

姬光召伍子胥謂專諸已精其味矣何以得近國王員對曰夫鴻鵠

所以不可制者以羽翼在也欲制鴻鵠必先去其羽翼吾聞公子慶

忌僚之筋骨如鐵萬夫莫當手能接飛鳥步能格猛獸王僚得一慶

忌已久相隨尚且難以動手况其母弟惟餘燭庸並握兵權雖有擒

龍搏虎之勇鬼神不測之謀安能濟事公子欲除王僚必先去此三

子然後大位可圖不然雖幸而成事公子能安然在位乎看得徹底透快以故

得十分光俛思半晌恍然曰君言是也且豈爾田侯有開隙然後相議

耳員乃辭去是年**周**景王崩其嫡世子曰猛次曰匄長庶子曰蒯景

王寵愛朝嬖于大夫賓諸欲更立世子之位龍馬奪嫡未行而崩劉

戲公擊亦卒子劉卷字伯蚤龍嗣立素與賓諸有隙遂同單穆公旗

殺賓諸亦是為私立世子猛是為悼王尹文公固甘平公鱗召莊公與素

附子朝廷家合兵使上將南宮極率之以攻劉卷卷出奔揚周單旗

奉王猛次于皇或君子朝使其黨鄰音勝伐皇勝敗死有天**周**頃公

聞王至大亂遣大夫籍談荀躒帥師納王子王城今河南尹固亦立

子朝于京在開朱幾王猛病卒單旗劉卷復立其弟匄是為敬王居

翟泉在洛陽人呼匄為東王朝為西王二王互相攻殺六年不決

成何召莊公負卒南宮極為天雷震死昭人心聳懼**周**大夫荀躒

復率諸侯之師納敬王子成**周**擒尹固子朝兵遺召與之子熹反攻

子朝朝出奔**楚**諸侯遂城成**周**而還敬王以召鬻為反覆與尹固同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七

斬于市周人快之此是後話且說周敬王卽位之元年吳王僚之八

年也時楚故太子建之母在郢費無極恐其爲伍員內應勸平王誅

之又來惹禍建母聞之陰使人求救于吳吳王僚使公子光往郢取建母

行及鍾離今鳳陽府楚將遠越帥師拒之馳報郢都平王拜令尹陽句爲

大將并徵陳蔡胡沈許五國之師胡子名晃沈子名逞二君親自引

兵陳遣大夫夏齧頓胡二國亦遣大夫助戰胡沈陳之兵營于右頓

蔡之兵營于左遠越大軍居中姬光亦馳報吳王王僚同公子掩

餘王僚弟率大軍一萬罪人三千有罪之人來至雞父楚地下塞兩邊尙

未約戰適楚令尹陽句暴卒疾便是不利之兆遠越代領其眾姬光言于王

僚曰楚亡大將其軍已喪氣矣諸侯相從者雖眾然皆小國畏楚而

來非得已也胡沈之君幼不習戰陳夏齧勇而無謀頓蔡三國从

困楚令其心不服不肯盡力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帥位卑無威若

分師先犯國與陳必先奔諸國乘亂寇必震懼可全敗也料事揣

不爽人請示弱以誘之而以精卒持其後王僚從其計乃爲三軍自情分毫

率中軍姬光在左公子掩餘在右各飽食嚴陣以待先遣罪人三千

亂突寇之右營時秋七月晦日兵家忌晦故子子逞及陳夏

蓄俱不做整備好講忌諱人及闖寇兵判開營擊之罪人原無紀律

或奔或止三國以寇兵散亂彼此爭功追逐全無隊伍姬光師左軍

乘亂進擊正遇夏鬻一戟刺于馬下朝二君心慌奪路欲走公子

掩餘石軍亦到二君如飛禽入網無處逃脫俱爲寇軍所獲軍士死

者無數生擒甲士八百餘人姬光喝教將朝二君斬首是那裡却

縱放甲士使奔報寇之左軍言朝二君及陳大夫俱被殺矣搗其

姒寇三國將士嚇得心膽墮地不敢出戰各尋走路王僚合左

右二軍如泰山一般倒壓下來他少了二軍我多中軍遠越未及成

了二軍其勢可知

陣軍士散其大半吳兵隨後掩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越大

敗奔五十里方脫姬光直入鄖陽迎取楚夫人即建母以歸秦人不敢

拒敵越越收拾敗兵止存其半聞姬光單師來鄖陽取楚夫人乃星

夜赴之也越算好漢比及楚軍至秦兵已離鄖陽二日矣越越知不可

追仰天歎曰吾受命守關不能緝獲亡臣是無功也既喪七國之師

又失君夫人是二罪也無一功而負二罪何面復見楚王乎遂自縊

而死一場大禍又是費無極請誅楚母楚出來的楚平王聞楚師勢大心中甚懼用囊瓦

為令尹以代陽句之位瓦獻計謂郢城中狹更於其東關地築一大

城比舊高七尺廣二十餘里各舊城為紀南城以其在紀山之南也

新城仍名郢徒都居之復築一城於西以為右臂號曰麥城在當陽縣東

三城以品字之形聯絡有勢楚人皆以為瓦功沈尹戌笑曰子常瓦

不務修德而從事興築吳兵若至雖十郢城何益哉說得囊瓦欲

雪難父之恥大治舟楫操演水軍三月水手習熟囊瓦率舟師從大

江直逼吳疆耀武而還吳公子光聞楚師犯邊星夜來援比至境上

囊瓦已還師矣姬光曰楚方耀武而還邊人必不為備又是兵家妙酌乃潛

師襲巢今巢縣滅之并滅鍾離奏凱而歸楚平王聞二邑被滅大驚遂

得心疾久而不愈至敬王四年疾篤召囊瓦及公子申字子西平庶長子至

於榻前以太子珍囑之而薨囊瓦與郤宛商議曰太子珍年幼且其

母乃太子建所聘非正也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名順建善則國治

也說得是誠立子西楚必賴之郤宛以囊瓦之言告於公子申申怒曰若

廢太子是彰君王之穢行也太子秦出其母已立為君夫人可謂非

適嗣乎棄適而失大援外內惡之又說得是說來說去總是楚平不是令尹欲以利禍

以其病狂乎再言及吾必殺之囊瓦懼乃奉珍主喪即位改名曰軫

上是為昭王囊瓦仍為令尹伯郤宛為左尹鄢將師為右尹費無

極以師傳舊恩同執國政却說鄭定公聞吳人取楚夫人以歸乃使人賫珠玉簪珥追送之以解殺建之恨楚夫人至吳吳王賜宅西門之外使芋勝奉之伍員聞平王之死捶胸大哭終日不止公子光怪而問曰楚王乃子仇人聞死當稱快胡反哭之員曰某非吳楚王也恨吾不能梟彼之頭以雪吾恨使得終於牖下耳報仇雪恨必及其身楚平先死子胥安得不恨光亦爲嗟嘆胡曾先生有詩曰

父兄冤恨未曾酬

已報淫狐獲首丘

手刃不能償夙願

悲來霜鬢又添愁

伍員自恨不能及平王之身報其仇怨一連三夜無眠心中想出一

個計策來謂姬光曰公子欲行大事尙無間可乘耶是爲自己不是爲他光曰

晝夜思之未得其便員曰今楚王新歿朝無良臣公子何不奏過吳

王乘楚喪亂之中發兵南伐可以圖霸光曰倘遣吾爲將奈何員曰

公子誤爲墜車而得足疾者王必不遣然後薦掩餘燭庸爲將

首僚人

之舟

更使公子慶忌結連鄭衛共攻楚國此一網而除三翼吳王之

死在目下矣

計人急

光又問曰三翼雖去延陵季子

即季甚封于延陵故稱延陵季子

在朝見我行算能容我乎員曰吳晉方睦再令季子使晉以窺中原

之釁吳王好大而疎于計必然聽從待其遠使歸國大位已定豈能

復議廢立哉光不覺下拜曰孤之得子增乃天賜也次日以乘喪伐

楚之利入言于王僚僚欣然聽之光曰此事某應效勞奈因墜車損

其足蹉方就醫療不能任勞僚曰然則何人可將光曰此大事非至

親信者不可托也王自擇之

并不說出使他僚自出主意最妙僚曰掩餘燭庸可乎光

曰得人矣光又曰向來晉楚爭霸吳爲屬國今晉旣衰微而楚復屢

敗諸侯離心未有所歸南北之政將歸於東若遣公子慶忌往收鄭

衛之兵并力攻楚而使延陵季子聘晉以觀中原之釁王簡練舟師

以擬其後霸可成也王僚大喜使掩餘燭庸帥師伐楚季札聘于晉

國為慶忌不遣亦是防患之意單說掩餘燭庸引師二萬水陸並進圍楚潛

邑地在廬江西南潛邑大夫堅守不出使人入楚告急時楚昭王新立君幼

臣讓問吳兵圍潛舉朝慌急無措棄賢用佞平時原不覺只公子申

進曰吳人乘喪來伐若不出兵迎敵示之以弱啟其深入之心依臣

愚見速令左司馬沈尹戌率陸兵一萬救潛再遣左尹卻宛率水軍

一萬從淮汭順流而下截住吳兵之後使他首尾受敵吳將可坐而

擒矣還虧他撐持一攔昭王大喜遂用子西公子申字之計調遣二將水陸分道

而行却說掩餘燭庸攻圍潛邑謀者報救兵來到二將大驚分兵一

半圍城一半迎敵沈尹戌堅壁不戰使人四下將樵汲之路俱用石

子壘斷二將大驚探馬又報楚將卻宛引舟師從沙汭塞斷江口吳

兵進退兩難是王僚晦氣楚姬光造化乃分作兩寨為犄角之勢與楚將相持一

面遣人入吳求救姬光曰臣向者欲徵鄭衛之兵政爲此也今日遣

之尙未爲晚王僚乃使慶忌糾合鄭衛四公子俱調開去了單留姬

光在國伍員乃謂光曰公子曾覓利七首乎欲用專諸此其時矣光

曰然昔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獻其三枚于吳一曰湛盧二

曰盤郢三曰魚腸魚腸乃七首也形雖短狹砍鐵如泥先君以賜我

偏有在他處亦是數應如此至今寶之藏於牀頭以備非常此劍連夜發光却也是

意者神物欲自試將鮑王僚之血乎遂出劍與員觀之員誇獎不已

卽召專諸以劍付之專諸不待開言已知光意慨然曰王信可殺也

二弟遠離公子出使彼孤立耳無如我乎少在一但死生之際不敢

自主候稟過老母方敢從命專諸歸視其母不言而泣舉動是母曰

諸何悲之甚也豈公子欲用汝耶吾舉家受公子恩養大德當報忠

孝豈能兩全汝必亟往勿以我爲念汝能成人之事垂名後世我死

亦不朽矣專諸猶依依不舍

送却母命處在此

母曰吾思飲清泉可於河下

取之專諸奉命汲泉於河比及回家不見老母在堂問其妻妻對曰

姑適言困倦閉戶思臥戒勿驚之專諸心疑啟牖而入老母自縊于

牀上矣

又是奇婦人

髯仙有詩云

願子成名不惜身

肯將孝子換忠臣

世間盡爲貪生誤

不及區區老婦人

專諸痛哭一場收拾殯殮葬於西門之外謂其妻曰吾受公子大恩

所以不敢盡死者爲老母也今老母已亡吾將赴公子之急我死汝

母子必蒙公子恩眷勿爲我牽掛言畢來見姬光言母死之事光十

分不過意安慰了一番良久然後復論及王僚之事專諸曰公子盍

設享以請吳王王若肯來事八九濟矣光乃入見王僚曰有庖人從

太湖來新學炙魚味甚鮮美異於他炙

魚炙雖好只請王辱臨下舍怕刺多一笑

而嘗之王僚好的是魚炙遂欣然許諾來曰當過王兄府上不必過

費光是夜預伏甲士於窟室之中再命伍員暗約死士百人在外接

應於是大張飲具次早復請王僚僚入宮告其母曰公子光具酒相

延得無有他謀乎可見未嘗不疑所持者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

恨之色此番相請諒無好意何不辭之僚曰辭則生隙若嚴爲之備

又何懼哉於是被獐獮之甲三重陳設兵衛自王宮起直至光家之

門街衢皆滿接連不斷僚駕及門光迎入拜見既入席安坐光侍坐

於傍僚之親戚近信布滿堂階侍席力士百人皆操長戟帶利刃不

離王之左右庖人獻饌皆從庭下搜簡更衣然後騰行而前十餘力

士握劍夾之以進如此設施可見魚腸得力庖人置饌不敢仰視復騰行而出光

獻觴致敬忽作跣足僞爲痛苦之狀乃前奏曰光是疾舉發痛徹心

髓必用大帛纏緊其痛方止幸王寬坐須臾容裏足便出僚曰王兄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請自方便光一步一躡入內潛進窟室中去了少頃專諸告進魚炙

搜簡如前誰知這口魚腸短劍已暗藏於魚腹之中力士挾專諸膝

行至於王前用手擘魚以進忽地抽出匕首逕刺王僚之胸手勢去

得十分沉重直貫三層堅甲透出背脊真好專諸王僚大叫一聲登

時氣絕豈知這個魚味侍衛力士一擁齊上刀戟並舉將專諸剝做

肉泥堂中大亂姬光在窟室中知已成事乃縱甲士殺出兩下交鬪

這一邊知專諸得手威加十倍那一邊見王僚已亡勢滅三分僚眾

一半被殺一半奔逃其所設軍衛俱被伍員引眾殺散可見這些預備總是無用

奉姬光升車入朝聚集羣臣將王僚背約自立之罪宣布國人明白

今日非光貪位實乃王僚之不義也姬光有名可見光權攝大位待

季子返國仍當奉之這個自是飾說乃收拾王僚屍首殯殮如禮又厚葬專

諸封其子專毅為上卿封伍員為行人之職待以客禮而不臣市吏

彼雖羸瘠伍員有功亦升大夫之職

只算相兩散財發粟以賑窮民

禮儀一笑

是安寧國人安之姬光心念慶忌在外使善走者覘其歸期姬光自

率大兵屯於江上以待之慶忌中途聞變即馳去姬光乘駟馬追之

慶忌棄車而走其行如飛馬不能及光命集矢射之慶忌挽手接矢

無一中者姬光知慶忌必不可得乃誠西鄙嚴爲之備遂還吳國又

數日季札自魯歸知王僚已死徑往其墓舉哀成服姬光親詣墓所

以位讓之

亦明料其必不肯受
落得讓之以爲名

曰此祖父諸叔之意也季札曰汝求

而得之又何讓焉

說破

得恨苟國無廢祀民無廢主能立者即吾君也光

不能強乃即吳王之位自號爲闔閭季札退守臣位此圖救王五年

事也札恥爭國之事老於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不與吳事時人高之

及季札之死葬於延陵孔子親題其碑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在句容

史臣有贊云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十三

貪夫殉利

簞食見色

春秋爭弒

不顧骨肉

孰如季子

始終讓國

堪愧僚光

無慙忝伯

宋儒又論季札辭國生亂爲賢名之玷有詩云

只因一讓啟羣爭

辜負前人次及情

若使延陵成父志

蘇臺麋鹿豈縱橫

且說掩餘燭庸困在潛城口火救兵不至正在躊躇脫身之計忽聞

姬光弒主奪位二人放聲大哭商議道光旣行弒奪之事必不相容

欲要投奔國又恐國不相信正是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如何是好

燭庸曰自今困守於此終無期了且乘夜從僻路逃奔小國以圖後

舉也只得掩餘曰國兵前後圍裹如飛鳥入籠焉能自脫燭庸曰吾

有一計傳令兩寨將士詐稱來日欲與國兵交鋒至夜半與兄微服

密走圖兵不疑掩餘然其言兩寨將士秣馬蓐食專候軍令布陣掩
餘與燭庸同心腹數人扮作哨馬小軍逃出本營掩餘投奔徐國燭
庸投奔圖亦近楚及天明兩寨皆不見其主將士卒混亂各搶船
隻奔歸圖國所棄甲兵無數皆被郤宛水軍所獲諸將欲乘圖之亂
遂伐圖國郤宛曰彼乘我喪非義吾奈何效之好郤乃與沈尹成一
同班師獻圖俘圖昭王以郤宛爲功以所獲甲兵之半賜之每事諮
訪甚加敬禮費無極忌之益深乃生一計欲害郤宛畢竟費無極用
何計策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訪誅無極

要離貪名刺慶忌

囊瓦只是個混帳匹夫全無才智文則不知修政武則不知用

兵吳兵圍潛慌張無措無極進讒枉殺賢臣又不察公議波累
多人這等人做令尹楚國不亡何待

凡讒人害人多是乘隙而入獨費無極之害太子建殺伯卻宛
都是平地波濤從毫無間隙處生造出機械來其計爲更險其
心爲更毒僅僅一死猶爲未蔽厥辜

伍員之爲姬光盡力原爲要報自己之仇及闔閭以立却只講
自己圖霸絕不提替他報仇之事子胥雖則心酸却又推辭
不得借力于人實是苦事

于將莫邪吳鴻扈稽諸事甚是妄誕不經多因行人好奇造出
不足爲信也

子胥雖不識伯嚭之奸不信被離之說終亦不失爲厚以視今
人只顧自得地步不肯引人于窮困者何啻天淵

凡人以死取名必先以義理爲斷專諸之刺王僚以感恩而圖報也。觸止一身其母亦係目死然已不軌于聖賢之道矣。至于要離非素受豢養之恩與不可辭之義只以貪名之故殘身害家卽在義俠中亦無其位矣。况道義乎此等捐軀只算殘毒之人吾所不取。

詔說費無極心忌伯卻宛與鄧將帥商量出一個計策來詐謂囊瓦

曰子惡卻宛字欲設享相延托某探相國之意未審相國肯降重否囊

瓦曰彼若見招豈有不赴之理無極又謂卻宛曰令尹向吾言欲飲

酒於吾子之家未知子肯爲治具否托吾相探下僚欲請相國托人

相國果卻宛飯干下僚倒懸不肯乃亦鄉先在人致意耶明是可疑卻宛不知是計應曰某位居下僚

蒙令尹枉駕誠爲榮幸明日當備草酌奉候煩夫夫致意無極曰子

享令尹以何物致敬卻宛曰未知令尹所好何在無極曰令尹最好

者堅甲利兵也所以欲飲酒於公家者以**吳**之俘獲半歸於子故欲

借觀耳子盡出所有吾爲子擇之郤宛果然將**楚**平王所賜及家藏

兵甲盡出以示無極無極取其堅利者各五十件曰足矣子帷而寘

諸門令尹來必問問則出以示之令尹必愛而玩之因以獻焉若他

物非所好也郤宛信以爲然遂設離於門之左將甲兵置於帷中設

享人而藏甲兵于門首不慮嫌疑耶卽果令尹御觀何利盛陳肴核

俟其既至而後獻之耶雖是無極奸龍得定亦頗失披點核

托費無極往邀囊瓦囊瓦將行無極曰人心不可測也吾爲子先往

探其設饗之狀然後隨行無極去少頃踉蹌而來喘吁未定裝得謂

囊瓦曰某幾誤相國子惡今日請相非懷好意將不利於相國也適

見帷兵甲於門相國誤往必遭其毒囊瓦曰子惡素與我無隙何至

如此雖其如此可見無極是加一倍奸謀無極曰彼特王之寵欲代子爲令尹耳且吾

聞子惡陰通**吳**國救潛之役諸將欲遂伐**吳**國子惡私得**吳**人之賂

是諱見血
何不早說以爲乘亂不義遂強左司馬謂沈尹戌班師而回夫吳乘我喪

我乘吳亂正好相報奈何去之非得吳賂焉肯違眾輕退子惡若得

志遂國危矣囊瓦意猶未信更使左右往視回報門幕中果伏有甲

兵中其囊瓦大怒卽使人請鄢將帥至訴以郤宛欲謀害之事在綱

中將帥曰郤宛與陽令終陽完陽佗三陽皆故令尹陽句之不三族合黨又添出

必是將帥怨嫉欲秉趙政非一日矣囊瓦曰異國匹夫郤宛本晉臣伯州犁子乃敢作

亂吾當手刃之遂奏聞趙王令鄢將帥率兵甲以攻伯氏伯郤宛知

爲無極所賣自刎而死可憐其子伯無懼禍逃出郊外去了囊瓦命焚

伯氏之居國人莫肯應者瓦益怒出令曰不焚伯氏與之同罪眾人

盡知郤宛是箇賢臣誰肯焚燒其宅被囊瓦逼迫不過各取禾藁一

扎在手投于伯氏門外而走瓦乃親率家眾將前後門圍住放起火

火可憐左尹府第一區燈時化爲灰燼連郤宛之屍亦燒毀無存盡

滅伯氏之族復拘陽令終陽究陽仇晉陳誣以通國謀叛皆殺之國中無不稱寃者忽一日囊瓦於月夜登樓聞市上歌聲朗然可辨瓦聽之其歌云

莫學卻大夫

忠而見誅

身既死

骨無餘

楚國無君

爲費與鄢

令尹木偶

爲人作繭

天若有知

報應立顯

瓦急使左右察其人不得但見市墜家家祀神香火相接問神何姓

各答曰卽是忠臣伯卻寃也無罪枉殺其上訴於天耳左右還報

囊瓦乃訪之朝甲何不訪公子申等皆言卻寃無迪以之事瓦心中

頗悔沈尹戍聞郊外賽神者皆說咀令尹乃來見囊瓦曰國人皆怨

矣相國獨不聞乎夫費無極楚之讒人也與鄢將師共爲蒙蔽去朝

吳出魯侯未教先王爲滅倫之事致太子建身死外國寃殺伍奢父

子今又殺左尹波及陽晉二家

從前做過事沒典一齊來

百姓怨此二人入於骨

隨皆云相國縱其爲惡怨罵呪咀遍於國中夫殺人以掩謗仁者猶不爲况殺人以興謗乎子爲令尹而縱讒慝以失民心他日楚國有事滋盜興於外國人叛於內相國其危哉與其信讒以自危孰若除讒以自安邪囊瓦瞿然下席曰是瓦之罪也願司馬助吾一臂誅此二賊沈尹戌曰此社稷之福敢不從命沈尹戌卽使人揚言於國中曰殺左尹者皆費鄢二人所爲令尹已覺其奸今往討之國人願從者皆來言猶未畢百姓爭執兵先驅囊瓦乃收費無極鄢將師數其罪梟之於市可惜國人不得令尹之命將火焚兩家之宅盡滅其黨於是謗詛方息史臣有詩云

不焚伯氏焚鄢費

公論公心在國人

令尹早同司馬計

讒言何至害忠臣

又有一詩言費鄴二人一生害人適以自害讒口作惡亦何益哉詩云

順風放火云燒人

忽地風回燒自身

毒計奸謀渾似此

惡人幾個不遭屯

再說**吳**王闔閭元年乃**周**敬王之六年也闔閭訪國政於伍員曰寡

人欲疆國圖霸如何而可伍員頓首垂泪而對曰臣**楚**國之亡虜也

父兄含冤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垢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

何敢與聞**吳**國之政明是要急于復仇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屈於人下

今幸蒙一言之教得有今日方且托國於子何故中道忽生退志豈

以寡人爲不足耶細却故作不知道伍員對曰臣非以大王爲不足也臣聞

疎不閉親遠不閉近臣豈敢以羈旅之身居**吳**國謀臣之上乎况臣

大仇未報方寸搖搖自不知謀安能謀國

東事一司闔閭曰吳國謀

臣無出子右者子勿辭侯國事稍定寡人爲子報仇

偏又如此答黃是闔人苦事山

惟子所命伍員曰王所謀者何也闔閭曰吾國僻在東南險阻卑濕

又有海潮之患倉庫不設田疇不墾國無守禦民無固志無以威示

鄰國爲之奈何伍員對曰臣聞治民之道在安居而理夫霸王之業

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革使內有可守而外可

以應敵闔閭曰善寡人委命於子子爲寡人圖之伍員乃相土形之

高卑嘗水味之鹹淡乃於姑蘇山東北三十里

姑蘇山一名姑胥山近橫山今九龍塢即

也橫山得善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象天八風水門八法

地八聽那八門

南曰盤門蛇門

北曰齊門平門

東曰婁門匠門

西曰闔門晉門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夫

盤門者以水之盤曲也蛇門者以在巳方生肖屬蛇也齊門者以齊國在其北也平門者水陸地相稱也婁門者婁江之水所聚也匠門者聚匠作於此也閭門者通閭闔之氣也胥門者向姑胥山也在東南正在巳方故蛇門之上刻有木蛇其首向內示之臣服於也南向復築小城周圍十里南北西俱有門唯東不開門欲以紹之光明也地在東爲辰方生肖屬龍故小城南門上爲兩鯢以象龍角城郭旣成迎闔閭自梅里徙都於此城中前朝後市左福右神壇倉廩府庫無所不備大選民卒教以戰陣射御之法別築一城於鳳凰山之南以備越寇名南武城世之如許繼濟子胥具有絕世之才今在府城闔閭以魚腸爲不祥之物函封不用築治城於牛首山有應鑄劍數千號曰扁諸又訪得人于將城內有于將坊卽其故名與歐冶子同師使君匠門別鑄利劍近門又行十于將乃採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

妙選日時天地下降百神臨觀聚炭如丘使童男童女三百人裝炭

鼓橐如是三月而金鐵之精不銷干將不知其故其妻莫邪即謂曰

夫神物之化須人氣而後成今子作劍三月不就得無待人而成乎

干將曰昔吾師爲石不化夫妻俱入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卽山作冶

必蘇經草衣祭爐然後敢發今吾鑄劍不成亦若是邪莫邪曰師能

爍身以成神器吾何難效之於是莫邪沐浴斷髮剪爪立於爐傍使

男女復鼓橐炭火方烈莫邪自投於爐頃刻銷鑠金鐵俱液遂瀉成

二劍先成者爲陽卽名干將後成者爲陰卽名莫邪陽作龜文陰作

漫理干將匿其陽止以莫邪獻於吳王王試之石應手而開今虎邱

試劍石是也王賞之百金其後吳王知干將匿劍使人往取如不得

劍卽當殺之干將取劍出觀其劍自匣中躍出化爲青龍干將乘之

升天而去疑已作劍仙矣此事凡有三傳事皆不同可知不是實事使者還報吳王歎息

自此益寶莫邪莫邪不知下落直至六百餘年之後晉朝留吳張華
丞相見牛斗之間有紫氣聞雷煥妙達象緯召而問之煥曰此寶劍
之精在豫章豐城華卽補煥爲豐城令煥旣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
函長踰六尺廣三尺開視之內有雙劍以南昌西山之土拭之光芒
豔發以一劍送華留一劍自佩之華報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尙有
莫邪何爲不至雖然神物終當合耳其後煥同華佩劍過延平津劍
忽躍出入水急使人入水求之惟見兩龍張鬣相向五色炳躍使人
恐懼而退以後二劍更不出現想神物終歸天上矣今豐城縣有劍
函池前石函土瘞其半俗呼石門卽雷煥得劍處此乃子將莫邪之
結末也後人有寶劍銘云

五山之精

六氣之英

鍊爲神器

電焯霜凝

虹苒波映

龍藻龜文

斷金切王 威動三軍

話說吳王闔閭既寶莫邪復募人能作金鉤者

鉤兵器也

賞以百金國人

多有作鉤來獻者有鉤師貪王之重賞將二子殺之取其血以釁金

遂成二鉤獻於吳上越數日其人詣宮門求賞吳王曰爲鉤者眾爾

獨求賞爾之鉤何以異於人乎鉤師曰臣利王之賞殺二子以成鉤

豈他人可比哉王命取鉤左右曰已混入衆鉤之中形製相似不能

辨識鉤師曰臣請觀之左右悉取衆鉤置於鉤師之前鉤師亦不能

辨乃向鉤呼二子之名曰吳鴻稽扈我在於此何不顯靈於王前也

假使竟不顯靈豈不呼聲未絕兩鉤忽飛出貼於鉤師之胸吳王大

驚曰爾果言不謬矣乃以白金賞之

以二子換白金亦甚不信

遂與莫邪俱佩服

於身其時伯嚭出奔在外聞伍員已顯用於吳乃奔吳先謁伍員

員與之相對而泣遂引見闔閭闔閭問曰寡人僻處東海子不遠千

東周文圖元
里遠唇下士將何以教寡人乎詔曰臣之祖州父部效力於國再世

矣臣父無罪橫被焚戮臣亡命四方未有所屬今聞大王高義收伍

子晉於窮厄故不遠千里束身歸命惟大王生死之闔閭測然使為

大夫與伍員同議國事吳大夫被離私問於伍員曰子何見而信詔

乎員曰吾之怨正與詔同諺云同疾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

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子何怪焉自是被離曰子見其外未見其

內也吾觀詔之為人鷹視虎步其性貪佞專功而擅殺不可親近在

相中着若重用之必為子累伍員不以為然遂與伯詔俱事吳王後

人論被離既識伍員之賢又識伯詔之佞真神相也員不信其言豈

非天哉有詩云

能知忠勇辨奸回
神相如離真異哉

若使子晉能預策
豈容麋鹿到蘇臺

話分兩頭再說公子慶忌逃奔於艾城今南昌府寧州招納死士結

連鄰國欲待時乘隙伐吳散德闔閭聞其謀謂伍員曰昔專諸之事

寡人全得子方今慶忌有謀吳之心飲食不甘味坐不安席子更爲

寡人圖之及發他做一件事還替他報仇伍員對曰臣不忠無行與大王圖王僚

於私室之中今復圖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誅討復殺

武庚紂人不以爲非皇天所廢順天而行慶忌若存王僚未死寡

人與子成敗共之寧可以小不忍而釀大患寡人更得一專諸事可

了矣子訪求謀勇之士已非一日亦有其人否乎伍員曰難言也臣

所厚有一細人似可與謀者闔閭曰慶忌力敵萬人豈細人所能謀

哉員對曰是雖細人實有萬人之勇闔閭曰其人爲誰子何以知其

勇試爲寡人言之伍員將勇士姓名出處備細說來正是

說時華岳山搖動

話到長江水逆流

只爲子胥能舉薦

要離姓字播春種

伍員曰其人姓要名離吳人也臣昔曾見其折辱壯士椒邱訢是以知其勇闔閭曰折辱之事如何員對曰椒邱訢者東海士人也有反人仕於吳而死訢至吳奔其喪申過淮津今淮安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卽出取之君勿飲也訢曰壯士在此何神敢于我哉乃使從者解驂飲於津水馬果嘶而入水津吏曰神取馬去矣椒邱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不知怎生神法亦是誑語神興濤鼓浪終不能害三日三夜椒邱訢從水中出一目爲神所傷遂眇至吳行弔坐於喪席訢恃其與水神交戰之勇以氣凌人輕傲於士大夫言詞不遜時要離與訢對坐忽然有不平之色謂訢曰子見士大夫而有傲色得無以勇士自居邪吾聞勇士之鬪也與目戰不移表與鬼神戰不旋踵與人戰不違聲寧死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失馬不能追

又愛矜目之羞形殘名辱不與并命而猶戀戀於餘生此天地間最

無用之物且不當以面目見人况傲士乎

身是有理折辱的不差

椒邱訢被辱

頓口無言含愧出席而去要離至晚還舍誠其妻曰我辱勇士椒邱

訢於大家之喪恨怨鬱積今夜必來殺我以報其辱吾當僵臥室中

以待其來慎勿閉門妻知要離之勇從其言椒邱訢果於夜半挾利

刃逕造要離之舍

夜半行刺不足稱勇矣

見門扉不掩堂戶大開直趨其室見

一人垂手放髮臨牕僵臥觀之乃要離也見訢來直挺不動亦無懼

意訢以劍承要離之頸數之曰汝有當死者三汝知之乎離曰不知

訢曰汝辱我於大家之喪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見我而不起避

三死也汝自求死勿以我爲怨要離曰我無三死之過爾有三不肖

之愧爾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爾於千人之眾爾不敢酬一

言一不肖也是入門不咳登堂無聲有掩襲之心二不肖也是以劍

承吾之頸尙敢大言三不肖也。蹻爾有三不肖而反責我不可蹻哉。

椒邱訢乃收劍歎曰：吾之勇自計世人莫有及者，離乃加吾之上，真

乃天下勇士。吾若殺之，豈不貽笑於人？然不能殺汝，亦難以勇稱於

世矣。乃投劍於地，以頭觸牖而死。不知何會報官方其在喪席之時

臣亦與坐，故知其詳。豈非有萬人之勇乎？闔閭曰：子爲我召之。伍員

乃往見要離曰：吳王聞吾子高義，願一見顏色。離驚曰：吾乃吳下小

民，有何德能敢奉吳王之詔？伍員再申言，吳王願見之意。要離乃隨

員入謁闔閭。初，聞伍員誘要離之勇，意必魁偉非常。及見離，身材僅

五尺餘，腰大一束，形容醜陋，大失所望。是在不中看心中不悅，問曰：

子胥稱勇，主要離乃子乎？離曰：臣細小無力，迎風則伏，負風則僵。何

勇之有？然大王有所遣，不敢不盡其力。闔閭嘿然不應。伍員已知其

意，奏曰：夫良馬不在形之高大，所貴者力能任重，足能致遠而已。要

離形貌雖兩其智術非常非此人不能成事王勿失之闔閭乃延入
後宮賜坐要離進曰大王意中所慮得非亡王之公乎臣能殺之
闔閭笑曰慶忌骨騰肉飛走踰奔馬矯捷如神萬夫莫當子恐非其
敵也要離曰善殺人有在智不在力臣能近慶忌刺之如割雞耳闔
閭曰慶忌明智之人招納四方亡命豈肯輕信國中之客而近子哉
要離曰慶忌招納亡命將以害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
斷臣右手這等苦肉計何甚慘毒慶忌必信臣而近之矣如是而後可圖也闔
閭愀然不樂曰子無罪吾何忍如此慘禍於子哉要離曰臣聞安妻
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室家之愛不能除君之患非義也
臣得以忠義成名雖艱家就死其甘如飴矣這等忠義豈非大左伍員從傍進
曰要離爲國忘家爲主忘身真千古之豪傑但於功成之後旌表其
妻孥不沒其績使其揚名後世足矣闔閭許之次日伍員同要離入

朝員薦要離爲將請兵伐趙閻闔焉曰寡人觀要離之力不及一小

兒何能勝伐趙之任哉况寡人國事纒定豈堪用兵要離進曰不仁

者王也子胥爲王定國國王乃不爲子胥報讐乎雖是故意閻闔大

怒曰此國家大事豈野人得知奈何當朝責辱寡人叱力士執要離

斷其右臂既是囚他何必先於獄中遣人收其妻子伍員歎息而

由羣臣皆不知其繇過數日伍員密諭獄吏寬要離之禁要離乘間

逃出閻闔戮其妻子焚棄於市宋儒論此事以爲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人仁不肯爲之今乃無故戮人妻子以求售其詐謀閻闔之殘忍

極矣要離與王無生平之恩特以貪勇俠之名殘身害家亦豈得爲

良士哉此論精確的當有詩云

祗求成事報吾君 妻子無辜枉殺身

莫向他邦誇勇烈 忍心害理是吳人

要離奔出國境一路上逢人訴冤得慶忌在國遂至魯國求見慶忌疑其詭詐不納要離乃脫衣示之慶忌見其右臂果斷方信爲實乃問曰吳王旣殺汝妻下刑汝之軀今來見我何爲離曰臣聞吳王弑公子之父而奪大位今公子連結諸侯將有復讐之舉故臣以殘命相投臣能知吳國之情誠以公子之勇用臣爲嚮導吳可八也大王報父讐臣亦少雪妻子之恨慶忌猶未深信未幾有心腹人從吳中探事者歸報要離妻子果焚棄於市上慶忌遂坦然不疑問要離曰吾聞吳王任子胥伯嚭爲謀主練兵選將國中大治吾兵微力薄焉能洩胸中之氣乎離曰伯嚭乃無謀之徒何足爲慮吳臣止一子胥智勇足備今亦與吳王有隙矣慶忌曰子胥乃王之恩人君臣相得何云有隙要離曰公子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子胥所以盡心於闔閭者欲借兵伐吳報其父兄之仇今平王已死費無極亦亡闔閭得

位安其富貴不思與子胥復讐臣爲子胥進言致觸王怒加臣慘戮

子胥之心怨吳王亦明矣諺却說臣之幸脫囚繫亦賴子胥全之

力子胥囑臣曰此去必見公子觀其志向何如若肯爲伍氏報讐願

爲公子內應以贖窟室同謀之罪公子不乘此時發兵向吳待其君

臣復合臣與公子之讐俱無再報之日矣言罷大哭以頭擬柱欲自

觸死慶忌急止之曰吾聽子吾聽子遂與要離同歸苾城任爲腹心

使之訓練士卒修治舟艦三月之後順流而下欲襲吳國慶忌與要

離同舟行至中流後船不相接虜要離曰公子可親坐船頭戒飭舟

人慶忌來至船頭坐定要離隻手執短矛侍立忽然江中起一陣怪

風要離轉身立於上風借風勢以矛刺慶忌刺法却透八心窩穿出

背外慶忌倒提要離溺其頭於水中如此三次乃抱要離置於膝上

顧而笑曰天下有如此勇士哉乃敢加刃於我左右持戈戟於攢刺

之慶忌搗手曰此天下之勇士也豈可一日之間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勿殺要離可縱之還吳以旌其忠慶忌却算好漢子言畢推要離於膝下自以手抽矛血流如注而死不知要離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殺美姬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孫武之事與穰且不同穰且之請監軍是欲借以爲重其後之斬莊賈則既已握兵質犯軍法理所應誅孫武之演陣亦無他奇只不過誅殺以立威耳婦女非持兵之人寵姬非試兵之物演陣教戰誅殺之威不必定在於此乃欲以此爲試者明知其未必卽從須殺之以信吾說耳是其請之之時已懷欲殺之意

殺無辜之人以求信吾說孫武之心忍於穰且多矣讀者於此等處最宜分別莫作一例觀也

闔閭謀事頗有才智爲公子時禮賢下士傾心于子胥禮下于專諸似是賢豪一流及借子胥之力得位却不與之報雠以女死之故勞民以興大役又殺無辜之萬人以爲殉又以失劍而枉殺左右數十人可謂殘虐之極可見以前許多好事都是權術以求濟其欲耳其欲已遂底裏遂傾可見得意時看人難失意時看人爲更難也

驅人殉葬一事最是愚得可笑使死者無知何知寂寞安用多人如其有知萬人皆將怨恫切心適以爲累安能得其用乎

囊瓦以贖貨而失諸侯又以裘馬微物拘留二國之君至于三年不釋橫肆極矣竟以此而招十七國之師終至吳兵入郢之

禍貪夫敗國可畏哉

晉國外霸中原其所與爭者惟楚今楚有大譽諸侯同心正是復整霸業之時乃荀寅士鞅亦以貪故空自往返一遭毫無所逞遂以霸業讓之于吳真是可惜

楚國子西沈尹戌都還是有智之人當時乃偏用上囊瓦爲令尹以取覆敗豈有天意存于其間耶

話說慶忌臨死誠左右勿殺要離以成其名左右欲釋放要離要離不肯行謂左右曰吾有三不容於世雖公子有命吾敢偷生乎眾問曰何謂三不容於世要離曰殺吾妻子而求事吾君非仁也爲新君而反殺故君之子非義也欲成人之事而不免於殘身滅家非智也

有此三惡有何面立於世哉

雖是說得好却根本錯了

言訖遂投身於江府人撈

救出水要離曰汝撈我何意舟人曰若返國必有爵祿何不俟之要

離笑曰吾不愛室家性命况於爵祿汝等以吾疑歸可取重賞於是奪從人佩劍自斷其足復刎喉而死史臣有贊云

古人一死

其輕如羽

并輕妻子

闔閭畢命

一人既死

吾志已伸

尙存其盾

傷哉要離

豈不自愛

遂人之功

雖死猶榮

繫劍死俠

至今吳人

趨義如鶻

又有詩單道慶忌力敵萬人死於殘疾匹夫之手世人以勇力恃者

可戒矣詩云

慶忌驍雄天下心

匹夫一臂須臾了

世人休得逞強梁

牛角傷殘鬣鼠飽

眾人收要離肢體并載慶忌之屍來投闔閭閭大悅重賞降卒收于行伍以上卿之禮葬要離於闔門城下曰藉子之勇爲吾守

門今闔門城下有要離墓

追贈其妻子與專諸同立廟歲時祭祀有何益哉以公子

之禮葬慶忌於王僚之墓側大晏羣臣伍員泣奏曰王之禍患皆除

但臣之仇何日可復伯嚭亦垂淚請兵伐闔閭曰俟明日當謀之

次早伍員同伯嚭復見闔閭于宮中闔閭曰寡人欲爲二卿出兵誰

人爲將員嚭齊聲曰惟王所用敢不效命闔閭心念二子皆國人俱

報已仇未必爲國盡力

要報仇自然力如何報仇

盡力不盡

乃嘿然不言向南風

而嘯頌之復長歎伍員已窺其意復進曰王慮國之兵多將廣乎闔

閭曰然員曰臣舉一人可保必勝闔閭欣然問曰卿所舉何人其能

若何員對曰姓孫名武闔閭聞說是人便有喜色員復奏

曰此人精通韜畧有鬼神不測之機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隱于羅浮山

軀脏

之東誠得此人爲軍師雖天下

莫敵何論

國

哉闔閭曰卿試爲寡人

召之

專諸一勇士却肯先造其居孫武大才却及要召他

來見正是露出底裏處

員對曰此人不輕仕進非尋常之比必須以禮聘之方

纔肯就闔閭從之乃取黃金十鎰白壁一雙使員駕駟馬往羅浮山取聘孫武員見武備道吳王相慕之意乃相隨出山同見闔閭闔閭降階而迎賜坐問以兵法孫武將所著十三篇次第進上闔閭令伍員從頭朗誦一遍每終一篇讚不啞口那十三篇

- 一曰始計篇二曰作戰篇三曰謀攻篇四曰軍形篇五曰兵勢篇
- 六曰虛實篇七曰軍爭篇八曰九變篇九曰行軍篇十曰地形篇
- 十一曰就地篇十二曰火攻篇十三曰用間篇

闔閭顧伍員曰觀此兵法真通天祿地之才也但恨寡人國小兵微

如何而可

既有通天徹地之才何患兵微國小乎只是隨日語

孫武對曰臣之兵法不但可施

於卒伍雖婦人女子奉吾軍令亦可驅而用之闔閭鼓掌而笑曰先

生之言何迂濶也天下豈有婦人女子可使其操戈習戰者孫武曰

王如以臣言爲迂請將後宮女侍與臣試之令如不行臣甘欺罔之

罪闔閭卽召宮女三百令孫武操演孫武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

隊長然後號令方有所統

何必定使寵姬其心可見

闔閭又宣寵姬二人名曰右

姬左姬至前謂武曰此寡人所愛可充隊長乎孫武曰可矣然軍旅

之事先嚴號令次行賞罰雖小試不可廢也請立一人爲執法二人

爲軍吏主傳諭之事二人執鼓力士數人充爲牙將執斧鑕刃戟列

于壇上以壯軍容闔閭計於軍中選用孫武分付宮女分爲左右二

隊右姬管轄右隊左姬管轄左隊各披甲持兵示以軍法一不許混

亂行伍二不許言語喧嘩三不許故違約束明日五鼓皆集教場聽

操王登臺而觀之次日五鼓宮女二隊俱到教場一箇箇身披甲冑
頭帶兜鍪右手操劍左手握盾二姬頂盔貫甲充做將官分立兩邊
例好伺候孫武升帳武親自區畫繩墨布成陣勢使傳諭官將黃旗
二面分授二姬令執之爲前導眾女跟隨隊長之後五人爲五十人
爲總各要步跡相繼隨鼓進退左右迴旋寸步不亂傳諭已畢令二
隊皆伏地聽令少頃下令曰聞鼓聲一通兩隊齊起聞鼓聲二通左
隊右旋右隊左旋聞鼓聲三通各挺劍爲爭戰之勢聽鳴金然後斂
隊而退眾宮女皆掩口嘻笑鼓吏稟鳴鼓一通宮女或起或坐參差
不齊孫武離席而起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使軍吏再申
前令鼓吏復鳴鼓宮女咸起立傾斜相接其笑如故孫武乃指起雙
袖親操袍以擊鼓又申前令二姬及宮女無不笑者孫武大怒兩目
忽張髮上衝冠遽喚執法何在執法者前跪孫武曰約束不明申令

不信將之罪也既已再三約束而士不用命士之罪矣於軍法當加
何執法曰當斬孫武曰士難盡誅罪在隊長顧左右可將女隊長斬
訖示眾左右見孫武發怒之狀不敢違命便將左右二姬綁縛闔閭
在望雲臺上看孫武操演忽見綁其二姬急使伯嚭持節馳救之令
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之能但此二姬侍寡人巾櫛甚適寡人之意
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請將軍赦之孫武曰軍中無戲言臣已受
命爲將將在軍雖君命不得受若狗君命而釋有罪何以服眾喝令
左右速斬二姬梟其首于軍前殺得可憐於是二隊宮女無不股慄失色
不敢仰視孫武於二隊中再取二人爲左右隊長再申令擊鼓一鼓
起立二鼓旋行三鼓合戰鳴金收兵左右進退回旋往來皆中繩墨
毫髮不差自始至終寂然無聲乃使執法往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
王觀之惟王所用雖使赴湯蹈火亦不敢退避矣髡仙有詩咏孫武

試兵之事云

強兵爭霸業

試武耀軍容

盡出嬌娥輩

猶如戰鬪雄

戈揮羅袖捲

甲映粉顏紅

掩笑分旗卜

含羞立隊中

聞聲趨必速

違令法難通

已借妖姬首

方知上將風

驅馳赴湯火

百戰保成功

閻閻痛此二姬乃厚葬之于橫山立祠祭之名曰愛姬祠因思念愛

姬遂有不用孫武之意伍員進曰臣聞兵者凶器也不可虛談誅殺

不果軍令不行大王欲征國而伯天下思得良將夫將以果毅爲能

非孫武之將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夫美色易得良將難

求若囚二姬而棄一賢將何異愛莠草而棄嘉禾哉只算強闔閭始

悟乃封孫武爲上將軍號爲軍師成以伐國之事伍員問孫武曰

兵從何方而進孫武曰大凡行兵之法先除內患然後方可外征吾

聞王僚之弟掩餘在國燭庸在國二人俱懷報怨之心今日進兵

宜先除二公子然後南伐伍員然之奏過吳王王曰國與國皆小

國遣使往索連臣彼不敢不從乃發二使一往國取掩餘一往國

國取燭庸子章羽不忍掩餘之死私使人告之掩餘逃去路逢燭

庸亦逃出遂相與商議往奔國國昭王喜曰二公子怨國必深宜

乘其窮而厚結之乃居于舒城使之練兵以禦國闔閭怒二國之違

命令孫武將兵除滅之子章羽奔國遂伐國國執其君以歸不

復襲破舒城殺掩餘燭庸闔閭便欲乘勝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驟

用也遂班師於是伍員獻謀曰凡以寡勝眾以弱勝強者必先明于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三

勞逸之數。悼公三分四軍以倣師。卒收蕭魚之績。惟自逸而以勞予人也。執政皆貪庸之輩。莫肯任患。請爲三師以擾我。出一師彼必皆出。彼出則我歸。彼歸則我復出。使彼力疲而卒惰。然後猝然乘之。無不勝矣。大奸闔閭以爲然。乃三分其軍。迭出以擾境。遣將來救。兵卽歸。人苦之。王有愛女名勝玉。因內晏庖人進蒸魚。王食其半。而以其餘賜女。女怒曰。王乃以剩魚辱我。我何用生爲。退而自殺。闔閭悲之。厚爲殮。具營墓于國西閭門之外。鑿池積土。所鑿之處。遂成太湖。太湖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出七十二崑。取土今作墳之所。致耶。此是後人傳會不可信也。女墳湖是也。又斷文石以爲椁。金鼎玉杯。銀尊珠襦之寶。府庫幾傾。其半又取盤郢名劍。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市之中。令萬民隨而觀之。因令觀者皆入隧門。送葬。隧道因設有伏機。男女旣入。遂發其機。門閉。實之以土。男女死者萬人。闔閭曰。使吾女得萬人爲殉。庶不

寂寞也。至令國俗殯事喪亭上，製有白鶴，乃其遺風。殺生送死，闔閭之無道極矣。史臣有詩云：

三良殉葬共非秦

鶴市何當殺萬人

不待夫差方暴骨

闔閭今日已無名

話分兩頭却說**昭王**臥於宮中，既醒見枕畔有寒光，視之得一寶

劍。正是及旦召相劍者風胡子入宮，以劍示之。風胡子觀劍大驚曰：

君王何從得此？**昭王**曰：寡人臥覺得之於枕畔，不知此劍何名。風胡

子曰：此名湛盧之劍。乃**歐冶子**所鑄。昔**王鑄**名劍五口

王壽夢聞而求之。**王**乃獻其三，曰魚腸、盤郢、湛盧。魚腸以刺**王**

僚，盤郢以送亡女，惟湛盧之劍在焉。臣聞此劍乃五金之英、太陽之

精，出之有神，服之則威。然人君行逆禮之事，其劍即出。此劍所在之

國，其國祚必綿遠。昌熾明是奉承何足為申。今**吳王**弒**王僚**自立，又坑殺萬人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三

以葬其女。國人悲怨，故湛盧之劍去無道而就有道也。昭王大悅，卽

佩劍於身，以爲至寶。宣示國人，以爲天瑞。請看後日闔閭失劍，使人

訪之，有人報此劍歸於闔閭。怒曰：「此必王賂吾左右而盜吾

劍也。」殺左右數十人，遂使孫武、伍員、伯嚭率師伐闔閭，復遣使徵兵於

越。越王允常未與絕，不肯發兵。孫武等拔六今六潛今潛三邑合縣潛山縣

因後兵不繼，遂班師。闔閭怒，不同於伐。復謀伐孫武，諫曰：

「今年歲星在越，伐之不利。闔閭不聽，遂伐。敗兵於槁李。今嘉大

掠而還。孫武私謂伍員曰：「四十年之後，強而吳盡矣。」伍員嘿記其

言。此闔閭五年事也。其明年，令尹囊瓦率舟師伐吳，以報潛六之

役。闔閭使孫武、伍員擊之，敗師於槩。獲其將芋繁，以歸。闔閭曰：「不

入郢都，雖敗兵猶無功也。」員對曰：「臣豈須臾忘郢都哉？」願國天

下莫強，未可輕敵。囊瓦雖不得民心，而諸侯未惡聞其索賂，無厭不

久諸侯有變乃可乘矣遂使孫武演習水軍於江口臣員終日使人
探聽國事忽一日報有國二國遣使臣通好已在郊外伍員喜曰
國皆國屬國無故遣使遠來必然與國有怨天使吾破國入郢也
原來國昭王爲得了湛盧之劍諸侯賀畢國成公與國昭侯亦來朝
國侯有羊脂白玉佩一雙銀貂鼠裘二副以一裘一佩獻於國昭
王以爲賀禮自己佩服其一囊瓦見而愛之使人求之於國侯
愛此裘佩不與囊瓦國侯有名馬二匹名曰肅霜肅霜乃雁名其羽
如練之白高首而長頸馬之形色似之故以爲名後人復加馬傍曰
驪驪乃天下希有之馬也國侯以此馬駕車來國其行速而穩囊瓦
又愛之使人求之於國侯見一宗愛一宗豈有此理國侯亦不與二君朝禮既畢
囊瓦卽譖於昭王曰國私通國國若放歸必導國伐國竟成不如
留之乃拘二君於館驛各以千人守之名爲護衛實則監押其時昭

王年幼國政皆出于囊瓦備用這等人執政使是亡國之徵二君一佳三年思歸甚

切不得起身○世子不見○侯歸國使大夫公孫哲至○省視知其

見拘之故奏曰二馬與一國孰重君何不獻馬以求歸○侯曰此馬

希世之寶寡人惜之且不肯獻於○王况令尹乎且其人貪而無厭

以威劫寡人寡人寧死決不從之○公孫哲私謂從者曰吾主不忍

一馬而久淹於○何其重畜而輕國哉○理我等不如私盜驢驢獻於

令尹倘得主公歸○吾輩雖坐盜馬之罪亦何所恨○從者然之乃

以酒灌醉圍人私盜二馬獻於囊瓦曰吾主以令尹德尊望重故令

某等獻上良馬以備驅馳之用囊瓦大喜受其所獻次日入告昭王

曰○侯地褊兵微諒不足以成大事可赦之歸國昭王遂放○成公

出城○侯既歸公孫哲與眾從者皆白繫於殿前待罪○侯曰微諸

卿獻馬於貪夫寡人不能返國此寡人之罪二三子勿怨寡人足矣

各厚賞之今德安府隨州城北有驢驢陂因馬過此得名也唐國會先生有詩云

行行四至一荒陂

因笑唐公不見機

莫惜驢驢輸令尹

漢東宮闕早時歸

又髯仙有詩云

三年拘繫辱難堪

只爲名駒未售貪

不是便宜私竊馬

君侯安得離荆南

蔡侯圍唐侯獻馬得歸亦解裘佩以獻瓦復告昭王曰唐蔡一體

唐侯既歸蔡不可獨留也昭王從之蔡侯出了郢都怒氣填胸取白

璧沉於漢水誓曰寡人若不能伐蔡而再南渡者有如大川及反國

次日卽以世子元爲質於唐借兵伐蔡唐定公爲之訴告於周周敬

王命卿士劉卷以王師會之宋齊衛陳鄭魯曹邾滕薛

小邾子連蔡共是十七路諸侯個個恨囊瓦之貪皆以兵從晉士鞅

爲大將荀寅副之諸軍畢集於召陵之地荀寅自以爲晉興師有功

於蔡欲得重貨又是一個使人謂蔡侯曰聞君有裘佩以遺晉君臣

貪夫可恨

何獨敝邑而無之吾等千里興師專爲君侯不知何以犒師也蔡侯

對曰孤以晉令尹瓦貪冒不仁棄而投晉明是他惟大夫念盟主之意

滅強晉以扶弱小則荆襄五千里皆犒師之物也利孰大焉會說荀寅

聞之甚愧其時晉敬王十四年之春三月偶然大雨連旬劉卷患瘧

荀寅遂謂士鞅曰昔五伯莫盛於晉然駐師召陵未嘗少損於晉

先君文公僅一勝之其後搆兵不已自交見以後晉無隙自我開

之不可況水潦方降疾瘧方興恐進未必勝退爲晉乘不可不慮士

鞅亦是個貪夫也思蔡侯酬謝又是一個未遂其欲托言雨水不利

貪夫可恨

難以進兵遂却蔡侯之質傳令班師各路諸侯見晉不做主冬散回

本國穆仙有詩云

寇裳濟濟擁兵車

直持荆襄方有餘

誰道中原無義士

也同裳瓦索苞苴

侯見諸君解散大失所望歸過

國

汝寧府汝陽縣

怪

沈子嘉不從伐

使大夫公孫姓襲滅其國虜其君殺之以洩其忿

伐圍其城公孫姓進曰不足恃也不如東行求救於

諸諸臣與有大仇必能出力侯從之即令公孫姓約會

國借兵以其次子公子仇爲質伍員引見闔閭曰以傷心

之怨願爲先驅夫救顯名破厚利王欲入郢此機不可失也

闔閭乃受侯之質許以出兵先遣公孫姓歸報闔閭正欲調兵

近臣報道今有軍師孫武自江口歸有事求見闔閭召入問其來意

孫武曰所以難功者以屬國眾多未易直達其境也今侯一呼

而十八國羣集內中陳皆素附於魏亦棄而從晉人心怨魏

不獨曹此魏勢孤之時矣智謀之士聞魏大悅使被離專殺輔太

子波居守拜孫武為大將伍員伯所見畧同懿副之親弟公子夫概為先鋒公

子山闔閭專督糧餉悉起吳兵六萬號為十萬從水路渡淮直抵蔡

國囊瓦見吳兵勢大解圍而走不濟的貨又恐吳兵直渡漢水方纔

屯札連打急報至郢都告急再說吳侯迎接吳王泣訴魏君臣之惡

未幾魏侯亦到二君願為左右翼相從滅魏臨行孫武忽傳令軍士

登陸將戰艦盡留於淮水之曲伍員私問舍舟之故孫武曰舟行水

逆而進使魏得徐為備不可破矣說得員服其言大軍自江北陸路

走章山德安府之東直趨漢陽魏軍屯於漢水之南吳兵屯於漢水

之北漢瓦日夜愁吳軍濟漢聞其留用於淮水心中稍安魏昭王聞

吳兵大舉自召諸臣問計公子中曰子常非大將之才速令左司馬

沈尹戍領兵前往勿使國人渡漢彼遠來無繼必不能入昭公從其
言使沈尹戍帥兵一萬五千同令尹協力拒守沈尹戍來至漢陽囊
瓦迎入大寨戍問曰國兵從何而來如此之速瓦曰棄舟於淮汭從
陸路自豫章至此戍連笑數聲曰人言孫武用兵如神以此觀之真
兒戲耳瓦曰何謂也戍曰國人貫習舟楫利於水戰今乃舍舟從陸
但取便捷萬一失利更無歸路吾所以笑之瓦曰彼兵見屯漢北何
計可破戍曰吾分兵五千與子子沿漢列營將船隻盡拘集於南岸
再令輕舟且夕往來於江之上下使國軍不得掠舟而渡我率大軍
從新息今息縣抄出淮汭盡焚其舟再將漢東隘道用木石磊斷然後
令尹引兵渡漢江攻其大寨我從後而擊之彼水陸路絕首尾受敵
國君臣之命皆喪吾手矣沈尹戍大是知兵當時若非有囊瓦貪功
僥倖能不危者不知孫武何爲不計及
囊瓦大喜曰司馬高見吾不及也於是沈尹戍留大將武城黑統軍

五千相助囊瓦自引一萬人往新息進發不知後來勝敗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屍

兵凶戰危雖算計十分周密猶恐有失所以諸葛武侯一生用
兵全以謹慎取勝如囊瓦之渡江索戰未可全非特不如沈尹
戌之計爲穩耳棄極穩之計而欲僥倖以成功所以一敗塗地
也

囊瓦平時則爲令尹位在百僚之上出兵則爲主帥掌握軍國
之權乃全不能出一計謀只是隨人可否東倒西歪如此人那
得不敗

沈尹戌料敵設謀無不中窾用兵撫士皆得其方絕好一個將才可惜爲囊瓦所誤

楚爲天下第一強國地廣兵精池深城固歷世以來侵陵諸夏抗拒天子王朝列國莫敢誰何齊桓晉文亦不過畧挫其鋒未能制其死命也今只因信用費無極囊瓦二人遂致諸侯離心臣民皆叛喪師亡國宗室爲墟故君遭戮屍之慘君臣受淫污之辱至於無以復加吳國不過東海小邦只因得一孫武伍員遂能宣威強國如此古云得人者興失人者亡人君當三復斯語也

楚雖囊瓦無才然內則有子西子期申包胥等以爲謀臣外則有沈尹戌蘧越蘧延史皇鬪巢等以爲戰將何以吳兵五戰遂至郢都受禍至於如此之亟乎殆亦楚人歷世作惡其貫已盈

天厭其德故奪其魄而誘其衷不過假手於吳人耳

伍員積怒楚平固不恤瀆倫以快其報復但諸大夫非盡仇家何至徧淫其閨闈乎况報怨於亡人至於抉目鞭屍鑿駭棄骨亦從來希有之事雖曰怨毒實深畢竟失之已甚

偌大一個楚國上而宮嬪下而諸大夫之妻妾共有無數婦人乃俱受淫污並無一個守貞抗節者何楚地閨闈之無良也伯嬴閉戶自持抗詞守禮卒免闔閭之淫庶爲差強人意

妾媵之屬猶爲下賤楚昭夫人固國母也乃竟受闔閭之淫婦人無恥一至於此令人恨恨

伍員於楚有怨故欲快志於報復若吳王不過以敵國相攻非有深仇積怨也何竟至宣淫不顧且淫其妻子不已并欲淫及其母乎無禮甚矣

楚平多行不義，敏怨於生前，既已自知之矣，不思遷善改過，以爲善後之謀。乃葬湖中，設疑棺，又盡殺石工，以滅口，欲免身後之發掘，究竟不免於戮屍之禍。真是徹骨愚人，信費無極之讒。納媼逐子，戮忠貽禍，其過固在楚平。然信任囊瓦，貪夫遂致人心離叛，則亡國之殃，楚昭亦不得辭其責也。

話說沈尹戌去後，吳國夾漢水兩軍相持數日。武黑城欲獻媚于令尹，進言曰：「吳人舍舟從陸，違其所長，且又不識地理，司馬已策其必敗矣。今相持數日不能渡江，其心已怠，宜速擊之。」似亦可聽瓦之愛將史

皇亦曰：「**冠**人愛令尹者少，愛司馬者多。若司馬引兵焚**吳**舟，塞隘道，

則破**吳**之功，彼爲第一也。令尹官高名重，屢次失利，今又以第一之

功讓于司馬，何以立于百僚之上？司馬且代子爲政矣。」若果獲全勝功，何常不在

元帥哉。不如從武城將軍之計，渡江決一勝負，爲上囊瓦惑其言。只爲怕失

政不知更要失兵權遂傳令三軍俱渡漢水至小別山在漢川縣南十列成陣里亦各離山

勢史皇出兵挑戰孫武使先鋒夫概迎之夫概選勇士三百人俱用

堅木為大棒一遇遇兵沒頭沒腦亂打將去兵從未見此軍形

軍形其實古怪措手不迭被兵亂打一陣史皇大敗而走囊瓦曰子令我

渡江今纔交兵便敗何面目來見我史皇曰戰不斬將攻不擒王非

兵家大勇今王大寨札在大別山之下山在漢陽縣東北一名魯山不如今夜

出其不意往劫之以建大功劫寨亦是一策但非孫武對手耳囊瓦從之遂挑選精

兵萬人披掛銜枚從間道殺出大別山後諸軍得令依計行之却說

孫武聞夫概初戰得勝眾皆相賀武曰囊瓦乃斗筭之輩貪功僥倖

今史皇小挫未有虧損今夜必來掩襲大寨不可不備算得到更乃

令夫概專毅各引本部伏于大別山之左右但聽哨角為號方許殺

出使二君分兩路接應又令伍員引兵五千抄出小別山反劫

囊瓦之寨却使伯詒接應孫武又使公子山吳王庶子保護吳王移屯于

漢陰山在漢陽之北以避冲突懸大寨虛設旌旗留老弱數百守之號令

已畢當時三鼓囊瓦果引精兵密從山後抄出見大寨中寂然無備

發聲喊殺入軍中不見吳王疑有理伏豈敢慌忙殺出忽聽得哨

角齊鳴專殺夫概兩軍左右突出夾攻囊瓦且戰且走三停兵士折

了一停纔得走脫又聞炮聲大震右有魯侯左有魯侯雨下截住魯

侯大叫還我肅霜馬免汝一死魯侯又叫還我裘佩饒汝一命雖是心上

事却是嘲囊瓦又羞又惱又慌又怕正在危急却得武城黑引兵來

笑妙語大殺一陣救出囊瓦約行數里一起守寨小軍來報本營已被吳將

伍員所劫史將軍大敗不知下落囊瓦心胆俱裂引着敗兵連夜奔

馳直到柏舉地方纔住足良久史皇亦引殘兵來到餘兵漸集復立

營寨囊瓦曰孫武用兵果有機變不說自己沒用只不如棄寨逃歸

好誇獎別人益羞

便是令尹元帥請兵復戰史皇曰令尹率大兵拒○若棄寨而歸○

兵一渡漢江長驅入郢令尹之罪何逃不如儘力一戰便死于陣上

也留個香名于後史皇雖無將才囊瓦正在躊躇忽報○王又遣一

軍來接應應囊瓦出寨迎接乃大將蘧射也射曰主上聞○兵勢大

恐令尹不能取勝特遣小將帶軍一萬前來聽命因問從前交戰之

事囊瓦備細詳述了一遍面有慚色蘧射曰若從沈司馬之言何至

如此今日之計惟有深溝高壘勿與○戰等待司馬兵到然後合擊

囊瓦曰某因輕兵劫寨所以反被其劫若兩陣相當○兵豈遽弱于

○哉今將軍初到乘此銳氣宜決一死敵蘧射不從遂與囊瓦各自

立營各雖互爲犄角相去有十餘里囊瓦自恃爵高位尊不敬蘧射

偏沒用的人蘧射又欺囊瓦無能不爲之下雨邊各懷異意不肯和

同商議本軍不和最先鋒夫概探知○將不和乃入見○王曰囊

是偏要做大

是取敗之道

瓦貪而不仁素夫人心蕩射雖來赴援不遵約束三軍皆無聞志若

追而擊之可必全勝闔閭不許這又是主意夫概退曰君行其令臣行其

志吾將獨往若幸破也軍郢都可入也雖則成功却只算僥倖晨起率本部兵

五千竟奔囊瓦之營孫武聞之急調伍員引兵接應却說夫概打入

囊瓦大寨瓦全不准備營中大亂武城黑捨命敵任瓦不及乘車步

出寨後左脾已中一箭却得史皇率本部兵到以車載之謂瓦曰令

尹可自方便小將當死于此囊瓦卸下袍甲乘車疾走不敢回郢竟

奔鄭國逃難去了髯翁有詩云

披裘佩玉駕名駒
只道千年住郢都

兵敗一身逃難去
好教萬口笑貪夫

伍員兵到史皇恐其追逐囊瓦乃提戟引部兵殺入也軍左衝右突

殺死吳兵將二百餘人也兵死傷數亦相當史皇身被重傷而死好

子武城黑戰夫概不退亦被夫概斬之遠射之子遠延聞前營有失

報知其父欲提兵往救遠射不許自立營前彈壓令軍中亂動者斬

囊瓦敗軍皆歸于遠射黥視尚有萬餘合成一軍軍勢復振遠射曰

吳軍乘勝掩至不可當也及其未至整隊而行退至郢都再作區處

乃令大軍拔寨都起也去得不乾淨遠延前行遠射親自斷後夫概探得遠

射移營尾其後追之反于清發沿江地名**吳**兵方收集船隻將謀渡江**吳**

兵便欲上前奮擊夫概止之曰因獸猶聞况人乎若逼之太急將致

死力不如暫且駐兵待其半渡然後擊之已渡者得免未渡者爭先

誰肯死聞勝之必矣夫概此說人是知兵乃退二十里安營中軍孫武等俱到

聞夫概之言人人稱善闔閭謂伍員曰寡人有弟如此何患郢都不

入伍員曰臣聞被離會相夫概言其毫毛倒生必有背國叛主之事

雖則英勇不可專任闔閭不以爲然在愛時進言原自雖人再說遠射聞**吳**兵

來追方欲列陣拒敵又聞其復退喜曰固知**吳**人性不敢窮追也怕

未必乃下令五鼓飽食一齊渡江剛剛渡及十分之三夫概兵到**吳**軍

爭渡大亂遠射禁止不住只得乘車疾走軍士未渡者都隨着上將

亂竄**吳**軍後掩殺掠取旗鼓戈甲無數孫武命**唐****奉**二君各引本部

國軍將奪取渡江船隻沿江一路接應遠射奔至雍澁地名在將卒

饑困不能奔走所喜追兵已遠暫且停留理鍋造飯豈知是替飯纔

熟**吳**兵又到**吳**兵將不及下咽棄食而走留下見成熟飯反與**吳**兵

受用**吳**兵飽食復儘力追逐揆了他飯又還儘力楚兵自相踐踏死

者更多遠射車蹟被夫概一戟刺死其子遠延亦被**吳**兵圍住延奮

勇衝突不能得出忽聞東北角喊聲大振遠延曰**吳**又有兵到吾命

休矣原來那枝兵却是左司馬沈尹成行至新息得囊瓦兵助之信

遂從舊路退回却好在雍澁遇着**吳**兵圍住遠延來得成遂將部下

奏巧

萬人分作三路殺入夫概恃其屢勝不以爲意忽見**三**路進兵正

不知多少兵馬沒抵敵一頭處遂解圍而走沈尹戌大殺一陣**兵**

死者千餘人沈尹戌正欲追殺**王**闔閭大軍已到兩下札營相拒

沈尹戌謂其家臣吳句甲曰令尹貪功使吾計不遂天也今敵患已

深明日吾當決一死戰幸而勝不及郢**國**之福萬一戰敗以首托

汝勿爲**人**所得沈尹戌至此已知事之難爲矣知其難而必死之是義處是勇處又謂遠延曰汝

父已歿于敵汝不可以再死宜亟歸傳語子西字公爲保郢計遠延

下拜曰願司馬驅除東寇早建大功垂淚而別明日兩下列陣交鋒

沈尹戌平昔撫士有方軍卒用命無不盡力死聞夫概雖勇不能取

勝看看欲敗孫武引大軍殺來右有伍員**蔡**侯左有伯嚭**侯**強弓

勁弩在前短兵在後直衝入**軍**殺得七零八落成死命殺出重圍

身中數箭僵臥車中不能復戰乃呼吳句甲曰吾無用矣汝可速取

吾首去見王可憐句卑猶不忍成儘力大噶一聲遂瞑目不視句卑不得已用劍斷其頭解裝裹而懷之復掘土掩蓋其屍奔回郢都去了吳兵遂長驅而進史官有讚云

楚謀不臧

賊賢升佞

伍族旣捐

郤宗復盡

表表沈尹

一木支厦

上聲

操敵掌中

敗于貪瓦

功隳身亡

凌霜暴日

天佑忠臣

歸元于國

話說還延先歸見了昭王哭訴囊瓦敗奔其父被殺之事昭王大驚急召子西子期公子等商議再欲出軍接應隨後吳句卑亦到呈上

沈尹戌之首備述兵敗之繇皆因令尹不用司馬之計以至如此昭

王痛哭曰孤不能早用司馬孤之罪也誰料你不早用來因大罵囊瓦誤國

奸臣何見偷生于世夫豕不食其肉句卑曰吳兵日逼大王須早定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保郢之計昭王一面召沈諸梁成之子領回父首厚給葬具封諸梁爲

葉公一面議棄郢西走子西號哭諫曰社稷陵寢盡在郢都今又棄

去不可復入矣

此諫自不可少

昭王曰所恃江漢爲險今已失其險國師

旦夕將至安能束手受擒乎子期奏曰城中壯丁尙有數萬王可悉

出宮中粟帛激厲將士固守城堞遣使四出往漢東諸國令合兵入

援亦是一策只是此

吳人深人我境糧餉不繼豈能久哉昭王曰吳

因糧于我何患乏食國人一呼國皆往吳兵東下魯爲導楚之

宇下盡已離心不可恃也

此語頗爲明白所以後日後興

子西又曰臣等悉師拒敵

戰而不勝走猶未晚昭王曰國家存亡皆在二兒

申結皆乎王庶當子昭王之兒

行則行寡人不能與謀矣言罷含淚入宮子西與子期計議使大將

鬬巢引兵五千助守麥城以防北路大將宋木引兵五千助守紀南

城以防西北路子西自引精兵一萬營于魯洝江

在監利縣

以扼東渡之

路惜置未常不是惟西路川江今四州路南路湘江今岳州府俱是險遠非

吳入趙之道不必置備子期督令王孫繇于王孫圉鍾建申包胥等

在內巡城十分嚴緊再說吳王闔閭聚集諸將問入郢之期伍員進

曰趙雖屢敗然郢都全盛且三城聯絡未易拔也西去魯泆江乃大

趙之徑路必有重兵把守必須從北打大寬轉分軍爲三一軍攻麥

城一軍攻紀南城大王率大軍直擣郢都彼疾雷不及掩耳顧此失

彼三路進兵令其不能相顧已據勝算二城若破郢不守矣孫武日子胥之計甚善乃

使伍員同公子山引兵一萬吳侯以本國之師助之去攻麥城孫武

同夫概引兵一萬吳侯以本國之師助之去攻紀南城闔閭同伯嚭

等引大軍攻郢城且說伍員東行數日諜者報此去麥城止一舍之

遠有大將鬬巢引兵把守伍員命屯住軍馬換了微服小卒二人跟

隨步出營外相度地形來至一村見村人方牽驢磨麥其人以捶擊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三

驢驢走磨轉麥屑紛紛而下員忽悟曰吾知所以破麥城矣當下回營暗傳號令每軍士一名要布袋一個內皆盛土又要草一束明日五鼓交割如無者斬至次日五鼓又傳一令每軍要帶亂石若干如無者斬比及天明分軍爲二隊蔡侯率一隊往麥城之東公子乾蔡侯率一隊往麥城之西分付各將所帶石土草束築成小城以當營壘員身自規度督率軍士用力須與而就東城狹長以象驢形名曰驢城西城正圓以象磨形名曰磨城蔡侯不解其意員笑曰東驢西磨何患麥之不下此舉不過計識之法却無甚奇處鬪巢在麥城聞知吳兵東西

築城急忙引兵來爭誰知二城已立屹如堅壘鬪巢先至東城城上旌旗布滿鐸聲不絕鬪巢大怒便欲攻城只見轅門開處一員少年將軍引兵出戰鬪巢問其姓名答曰吾乃蔡侯少子姬乾也鬪巢曰孺子非吾敵手伍子胥安在姬乾曰已取汝麥城去矣鬪巢愈怒挺

着長戟直取姬乾姬乾奮戈相迎兩下交鋒約二十餘合忽有哨馬
飛報今有**關**兵攻打麥城望將軍速回關巢恐巢穴有失急鳴金收
軍軍伍已亂姬乾乘勢掩殺一陣不敢窮追而反關巢回至麥城正
遇伍員指揮軍馬圍城關巢橫戈拱手曰子胥別來無恙足下先世
之冤皆繇無極今讒人已誅足下無冤可報矣宗國三世之恩足下
豈忘之乎員對曰吾先人有大功于**楚**王不念寃殺父兄又欲絕
吾之命幸蒙天祐得脫于難懷之十九年乃有今日子如相諒速速
遠避勿嬰吾鋒可以相全

這却是朋
友之情

關巢大罵背主之賊避汝不算

好漢便挺戟來戰伍員員亦持戟相迎畧戰數合伍員曰汝亦疲勞
放汝入城明日再戰關巢曰來日決個死敵兩下各自收軍城上看
見自家人馬開門接應入城去了至夜半忽然城上發起喊來報道

吳兵已入城矣原來伍員軍中多有**楚**國降卒故意放關巢入城却

教降卒數人一樣妝束雜在兵隊裏混入。螭脚是伏于避處夜半於城上放下長索吊上吳兵比及知覺城上吳軍已有百餘齊聲吶喊城外大軍應之守城軍士亂竄鬪巢禁約不住只得乘輅車出走伍員也不追趕得了麥城使人至吳王報捷潛淵有詩云

西磨東驢下麥城

偶然觸目得功成

子胥知勇真無敵

立見荆蠻右臂傾

話說孫武引兵過虎牙山

在荆門州之西

轉入當陽阪望見漳江在北水勢

滔滔紀南地勢低下西有赤湖湖水通紀南及郢都城下武看在肚

裏心生一計命軍士屯于高阜之處各備畚鍤陣一夜之間要掘開

深濠一道引漳江之水通于赤湖却築起長堤壩住江水那水進無

所洩平地高起二三丈又遇冬月西風大發即時灌入紀南城中水

火攻都是兵家最妙之着却亦是最毒之着守將宋木只道江漲驅城中百姓奔郢都避

水那水勢浩大連郢都城下一望如江湖了孫武使人于山上砍竹造筏吳軍乘筏薄城城中方知此水乃吳人決漳江所致眾心皇懼各自逃生魏王知郢都難守急使箴尹固具舟西門取其愛姝季芊一同登舟子期在城上正欲督率軍士捍水聞魏王已行只得同百官出城保駕單單走出一身不復顧其家室矣郢都無主不攻自破

晉陽之攻不及城者三版攻圍百日而猶得全郢都之神何至如此之速豈非天乎

史官有詩云

虎踞方城阻漢川

吳兵迅掃若飛烟

忠良棄盡讒貪售

不怕隆城高如天

孫武遂奉闔閭入郢都城即使人掘開水壩放水歸江合兵以守四郊得國防變最是要緊伍員亦自麥城來見闔閭升魏王之殿百官拜賀已畢

然後唐二君亦入朝致詞稱慶闔閭大喜置酒高會是晚闔閭宿于魏王之宮左右得魏王夫人以進闔閭欲使侍寢意猶未決伍員

曰國尚有之况其妻乎王乃留宿

正不知其侍寢時當作何狀

淫其妾媵殆遍左

右或言**趙**王之母伯嬴乃太子建之妻平王以其美而奪之今其齒

尚少色未衰也

這人大傷天和

闔閭心動使火召之伯嬴不出闔閭怒命左

右牽來見寡人伯嬴閉戶以劍擊戶

以劍擊戶妙示有死心

而言曰妾聞諸侯

者一國之教也禮男女不同席食不共器所以示別今君王棄其居

表儀以淫亂聞于國火未亡人寧伏劍而死不敢承命

楚王穉行同子衛宜伯嬴

却強于宜姜百信

闔閭大慚乃謝曰寡人敬慕夫火願識顏色敢及亂乎夫

人休矣使其舊侍爲之守戶誠從人不得妄火

可見礼能服人使楚昭夫人亦能如此豈

遂至于

伍員求**趙**昭王不得乃使孫武伯嚭等亦分據諸大夫之室

淫其妻妾以辱之**趙**侯**蔡**侯公子山往搜囊瓦之家裘佩尚依然在

笥肅霜馬亦在廐中二君各取其物俱轉獻于**吳**王其他寶貨金帛

充切室中恣左右運取狼籍道路囊瓦一生貧賤何曾受用公子山

欲取囊尾夫人夫概至逐山而自取之這等誤國貪夫老婆自然該與別人受用是時君

臣宣淫男女無別郢都城幾于獸羣而禽聚矣鬻翁有詩云

行淫不避楚君臣 但快私心瀆大倫

只有伯嬴持晚節 清風一線未亡人

伍員言于**吳**王欲將**宗**廟盡行折毀孫武進曰兵以義動方為有

名君臣宜注不義孰甚平王廢太子建而立秦女之子任用讒貪內戮忠良而

外行暴于諸侯是以**得**至此今**都**已破宜召太子建之子**等**勝

立之為君使主宗廟以更昭王之位**人**憐故太子無辜必然相安

而勝懷**德**世世貢獻不絕王雖赦**猶**得**也**如此則名實俱全

矣此時善策無逾于此若使必欲滅楚則當止兵休掠請命于周天子明正楚人之罪分遣唐蔡二侯及子晉孫武等分兵掠地撫輯

人民庶可以成伯而有楚奈何計不出此只知縱闔閭貪欲滅**遂**

不聽孫武之言乃焚毀其宗廟**唐**蔡二君各辭歸本國去訖闔閭復

置酒章華之臺大晏羣臣樂工奏樂羣臣皆喜惟伍員痛哭不已闔閭曰卿報國之志已酬矣又何悲乎員含淚而對曰平王已死楚王復遜臣父兄之仇尙未報萬分之一也闔閭曰卿欲何如員對曰乞大王許臣掘平王之塚墓開棺斬首方可洩臣之恨闔閭曰卿爲德于寡人多矣寡人何愛于枯骨不以慰卿之私耶遂許之伍員訪知平王之墓在東門外地方室丙莊寥臺湖乃引本部兵往但見平原衰草湖水茫茫並不知墓之所在使人四下搜覓亦無踪影伍員乃捶胸向天而號曰天乎天乎不令我報父兄之怨乎忽有老父至前揖而問曰將軍欲得平王之塚何故來得奇員曰平王棄子奪媳殺忠任佞滅吾宗族吾生不能加兵其頸死亦當修其屍以報父兄于地下老父曰平王自知多怨恣人發掘其墓怕人發掘偏不能免故塋于湖中

可謂將軍必欲得棺須涸湖水而求之乃可見也因登寥臺指示其秘甚

處員使善沒之人入水求之於臺東果得石槨乃令軍士各負沙一

囊堆積墓旁壅住流水然後鑿開石槨得一棺甚重發之內惟衣冠

及精鐵數百斤而已更惟精密只是枉然老叟曰此疑棺也真棺尙在其下更

去石板下層果然有一棺員令毀棺拽出其屍驗之果冠平王之身

也用水銀殮過膚肉不變員一見其屍怨氣衝天手持九節銅鞭鞭

之三百肉關節折於是左足踐其腹右手抉其目究竟死者何知落得做後人話柄

數之曰汝生時枉有目殊不辨忠佞聽信讒言殺吾父兄豈不冤哉

遂斷平王之頭燬其衣衾棺木同骸棄于原野寧不過髯翁有讚云

怨不可積 冤不可極 極冤無君長

積怨無存歿 匹夫迺死 慘及朽骨

淚血洒鞭 怨氣昏天 孝意奪忠

家仇及國 烈哉子胥 千古猶爲之飲泣

伍員既撻平王之屍問老叟曰子何以知平王葬處及其棺木之詐
老叟曰吾非他人乃石工也昔平王令吾石工五十餘人砌造疑塚

恐吾等漏洩其機塚成之後將諸工盡殺塚內獨老漢私逃得免偏殺

不盡妙今日感將軍孝心誠切特來指明亦為五十餘冤鬼稍償其恨

耳員乃取金帛厚酬老叟而去再說楚昭王乘舟西涉沮水沮亦作

陽又轉而南渡大江人于雲中即雲夢澤在安陸縣南有草寇數百人夜劫昭

王之舟以戈擊昭王時公孫繇于在傍以背蔽王大喝曰此楚王也

汝欲何為言未畢戈中共肩流血及踵昏倒于地寇曰吾輩但知有

財帛不知有王且令尹大臣尚且貪賄况小民乎荏石到此時此言何由入于耳可

歎乃大搜舟中金帛寶貨之類箴尹固急扶昭王登岸避之昭王呼

曰誰為我護持愛妹勿令有傷此時必顧愛妹還是倫常中人下大夫鍾建背負季

琴以從王于岸回顧羣盜放火焚舟乃夜走數里至明且子期同宋

木闕辛闕巢陸續踪跡而至闕辛曰臣家在鄭去此不及四十里吾

王且勉強到彼再作區處少頃土孫繇于亦至昭王驚問曰子負重

傷何以得免繇子曰臣負痛不能起火及臣身忽然有人推臣上岸

昏迷中間其語曰吾乃闕之故令尹孫叔敖也傳語吾王闕師不久

自退社稷綿遠因以藥敷闕之肩醒來時血止痛定故能及此昭王

曰孫叔產于雲中其靈不泯相與嗟歎不已闕巢出乾糲同食箴尹

固解匏瓠汲水以進昭王使闕辛覓舟於成白之津成白地在竟陵縣辛望

見一舟東來載有妻小察之乃大夫藍尹疊也辛呼曰王在此可以

載之藍尹疊曰亡國之君吾何載焉竟去不顧闕辛伺候良久復得

漁舟解衣以授之纜肯艤舟攏岸王遂與季芊同渡得達郢邑闕辛

之仲弟闕懷聞王至出迎辛令治饌闕懷進食屢以目視昭王心中有事

人便自然要露出闕辛疑之乃與季弟巢親侍王寢至夜半聞淬刀聲闕辛

要露出

開門出看乃鬪懷也手執霜刃怒氣勃勃辛曰弟淬刃欲何爲乎懷

曰欲弑王耳辛曰汝何故生此逆心懷曰昔吾父即閔成然忠于平王平

王聽費無極讒言而殺之平王殺我父我殺平王之子以報父仇有

何不可辛怒罵曰君猶天也天降禍于人人敢仇乎此語以爲教忠

切當懷曰王在國則爲君今失國則爲仇見仇不報非人也辛曰古者

怨不及嗣這句有理王又悔前人之失錄用我兄弟如此則怨可忘矣今乘其危

而弑之天理不容汝若萌此意吾先斬汝好聞鬪懷挾刃出門而去

恨恨不已昭王聞戶外叱喝之聲披衣起竊聽亦危備聞其故遂不

肯留郎鬪辛鬪巢與子期商議遂奉王北奔隨國却說子西在魯欲

江把守聞郢都已破昭王出奔恐國人遺散乃服王服乘王輿自稱

楚王立國于脾淺暫以安人心百姓避亂者依之以屣已而聞王

在隨曉諭百姓便知王之所在然後至與王相從伍員終已不得

昭王爲恨言于闔閭曰昭王未得昭木可滅也臣願領一軍西渡
踪跡昏君執之以歸闔閭許之伍員一路追尋闔閭昭王在昭竟往昭
國致書昭君妄索取昭王畢竟昭王如何得免且看下回分解